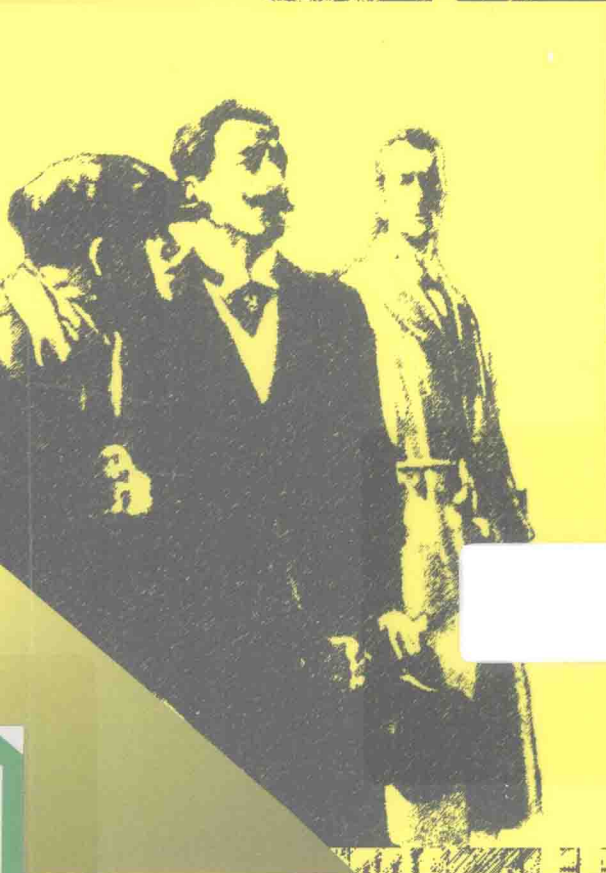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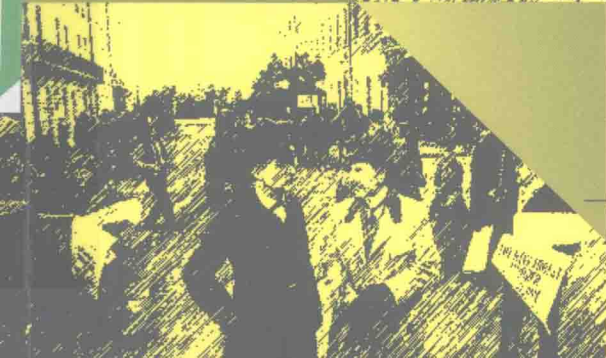


別墅慘案

Conan Doyle, A.

柯南·道尔 著

李龙珠 主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別墅慘案

Conan Doyle, A.

柯南·道尔 著

李龙珠 主编

译审：胡冬宁	赵国鑫	刘肇鹏	赵景民
翻译：陈先贵	张利新	佟光耀	王芳
石宏丽	张微	吕桂兰	郭树良
赵金萍	赵贵山	罗伟	臧健
李杰	石宏强	石爱林	李亦辉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墅惨案/(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
李龙珠主编. —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3.12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5347-7944-2

I. ①别… II. ①柯… ②李… III. ①侦探小说—小
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7196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别墅惨案

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 著

李龙珠 主编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邵培松
实习编辑 刘丽娜
责任校对 张迎娟
美术编辑 张帆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4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洛阳市高新区丰华路三号

邮政编码 471003

电话 0379-64606268

目 录



1

四签名

68

杰出代理人

86

皮肤变白的军官

101

王冠宝石案



117

三角墙山庄奇闻

133

吸血鬼

147

三个同姓人

163

雷神桥之谜

四签名



第一章 推理的科学

歇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架上的瓶子中拿出了皮下注射器。他用修长而白皙的手,略带紧张地调整着细细的针头,然后挽起左袖口。他的目光盯着强壮的前臂好一会儿,若有所思,那儿布满了针孔的疤痕。最后,他把锋利的针尖推入皮肤,推动小活塞儿,身子靠到天鹅绒包裹的扶手椅上,满足地发出叹息声。

数月以来每天3次,我都会看到这样的操作过程,但我并没有因此而习以为常。相反,一天一天过去了,我对这一幕越来越感到生气,但我缺乏勇气去阻止他,我的良知每晚都在折磨我。我一次又一次地下决心要把全部精力放到这件事情上,但是我的同伴总是让我的决心渐渐减弱,他那种冷淡的态度好像告诉我只有他才能帮助别人。他的确有着强大的体力、精湛的技术和许多其他非凡能力。这一切让我缺乏自信去帮他戒毒。

但是那天下午,不知是因为我午饭时喝了酒还是因为我对他的吸毒行为已忍无可忍,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今天又是哪一种?”我问道,“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把疲倦的目光从一包可憎的毒品上移开,抬起头来。“是可卡因。”他说,“浓度为7%的溶液。你想试试吗?”

“当然不要。”我断然拒绝道,“我的身体还没从阿富汗战争中恢复过来。再受些多余的刺激,我的身体会受不了的。”

对于我的强烈反应,他报以微微一笑。“也许你是对的,华生。”他说,“我想毒品在生理上的确有害。但是我发现它在激发精神、清醒头脑方面功效强大,所以它的副作用都无所谓了。”

“但是你想想吧!”我认真地说,“想想你付出的代价!就像你说的,你的精神得到了刺激,但这是一个病态的过程,会引起组织的病变,也许最终会导致长期的衰弱。你也知道这种排解郁闷的方法是得不偿失的,那你为什么要为一时的快感而去冒失去天赋才能的风险呢?听着,我说这些话不仅仅是朋友的规劝,同时这也是医生给患者的忠告。”

他没有要反驳的意思,相反,他两肘搭在椅子扶手上,双手指尖相对,摆出认真思索的架势。

“我的头脑,”他说,“不喜欢停滞。给我难题、给我任务、给我最深奥的密码或者最复杂的问题,我会处于最佳状态。我渴望这种精神上的刺激。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这个特殊的职业——或者说是我创造的职业,因为我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从事该职业的人。”

“唯一的私家侦探?”我皱了皱眉说。

“唯一的私家咨询侦探。”他回答说,“我这里是侦探们的最高诉讼法庭。当官方侦探格雷森、雷斯垂德或阿塞尔纳·琼斯无法破案的时候——顺便说一句,他们总是这样的——就得由我来解决了。作为一个专家,我查看完证据后告诉他们我的观点。我破这些案子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报纸上也不会登我的名字。工作本身让我的独特才有了用武之地,这给我带来的快乐就是最好的回报。你也目睹了我在杰弗逊·侯普案中使用的工作方法。”

“是的,的确如此。”我由衷地说,“那是这辈子最令我震惊的事情。我甚至把这个案子写成了一本小书,还起了一个很吸引人的名字,《血字的研究》。”

他痛苦地摇了摇头。“我浏览了整本书。”他说,“老实讲,这件事情上我对你是不敢恭维啊。刑侦学应该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你应该以冷静客观的方式对待它。你试图把整件事写得很浪漫,这样写的效果就如同在论证欧几里得定理时加入一个爱情故事或私奔轶事一样。”

“但是整件事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啊。”我反驳道,“我不能篡改事实。”

“有些事实就应该压缩掉,或者至少应该做到适量。这个案子中唯一值得写的东西是从证据到起因的分析推理过程,通过这种推理我成功地破了案。”

他对我专门为他写的作品提出批评,这让我很生气。我承认我恼火是因为他出于个人英雄主义似乎要求我每一行字都写他。和他一起住在贝克街的这些年,我多次发现我的这位同伴冷静的言辞中透着虚荣心。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我那条受过伤的腿。在阿富汗服役时,一颗步枪子弹射穿了这条腿,虽然现在还能走路,但是每当天气变化时都会隐隐作痛。

“最近我的破案方法已经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过了一会儿，福尔摩斯一边往烟斗里填烟丝一边说，“上周弗朗西斯·维拉德向我求教了。你也许知道，他可是法国侦探界的名流。虽然他有灵敏的直觉，但是缺乏广泛而精确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对于他事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案子是关于一份遗嘱的，涉及一些利益纠纷。我让他参考另外两个类似的案子，一个是1857年发生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案子，另一个是1871年发生在美国圣路易斯的案子，这两个案子会启示他该如何破案。今天早上我收到他的来信，感谢我提供的帮助。”他说着扔过来一张皱皱巴巴的外国信纸。我大概瞟了几眼，看到信里满是赞美之词，如伟大、大师、杰作之类的话，这表明了那个法国人对他的强烈崇拜。

“这信写得像一个学生给导师写的信。”我说。

“嗯，他把我的帮助抬举得太高了，”歇洛克·福尔摩斯静静地说，“他自己也很有天赋。成为一名伟大的侦探必须有三种素质，他已经具备其中两种。他有观察能力和推理能力。唯一缺少的就是知识，但时间长了知识就会积累起来。他现在正在把我的作品翻译成法文。”

“你的作品？”

“哦，你不知道吗？”他笑着大声说道，“是的，我写过一些文章，都是些有关破案技巧的论文。比如说这篇《论如何根据烟灰鉴定烟草》，文中我列举了140种雪茄、香烟、烟斗的烟丝，解释了如何区分不同的烟灰。烟灰在破案过程中是常见的证据，有时甚至是极其重要的线索。比如说，如果你能确定某个杀人犯是个抽印度雪茄烟的男子，那么调查范围就大大缩小了。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区分两种不同的烟灰就像区分卷心菜和土豆一样简单。”

“在观察细节方面你有着超人的天赋。”我说。

“我是很重视细节。这是我的一篇关于追寻足迹的论文，里面提到如何用石膏来保存足迹。还有一篇是探讨人的职业与手掌特征的小论文，文中分析了石匠、水手、刻木工人、排字工人、裁缝以及钻石打磨工人的手掌特征。这些对于一个职业侦探是很实用的，尤其是在判定尸体的身份或者推测犯罪目的方面。不过我想你都听烦了吧？”

“一点也没有，”我诚恳地回答，“这对我来说也很有趣，尤其是在我有机会见识你实地运用这些技巧以后。但是你刚刚提到观察和推理，确切地说，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差不多吧？”

“哦，不是的，”他慵懒地向椅背靠了靠，烟斗里冒出了浓浓烟雾，“举个例子来说，据我观察你今天上午去过威格摩尔大街的邮电局，然后通过推理我知道你在那儿发了一封电报。”

“说对了！”我说，“你说的这两点都对！但是我承认我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没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这本身很简单，”对于我的惊讶，他咯咯地笑了，“太简单了，以至于解释都是多余的。但是这个例子能帮助我们界定观察与推理。观察告诉我你的脚背上沾了点红土。恰巧邮电局那条街正在修理人行道，经过的人免不了要踩到那些土。我发现那是一种特殊的红土，据我所知附近别的地方没有这种土。这些是我观察到的，剩下的就是推理了。”

“那么，你怎么推断出电报的呢？”

“怎么推断？首先，我知道你没有写信，因为我整个上午都坐在你对面。我还看见你书桌里的邮票是整联未用的，明信片是整捆未开封的。那么，你去邮电局除了发电报还能干什么呢？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剩下的一定就是真相。”

“这种情况下事情一定是这样了，”我想了一下说，“如你所说，这真是再简单不过了。如果我要考考你，对你的理论进一步验证，你会认为我很无礼吗？”

“正相反。”他说，“这样会使我不再沉迷于可卡因。我会很高兴研究你提出的任何问题。”

“我听你说过，一个人很容易在日常使用的物品上留下反映自己特征的痕迹，因而一个经过训练的观察者能很容易看出来。我这里有块怀表，是我最近刚买的。你愿意告诉我它上一个主人的秉性或习惯吗？”

我把表递给他，等着看他的笑话，因为在我看来他不可能看出什么，我打算教训一下我这个傲慢的朋友。他手中掂量着表，凝神看着表盘，然后打开后盖检查各个零件。他先是用肉眼看，然后用放大镜看。看着他垂头丧气的表情，我几乎忍不住笑起来。最后他扣上了后盖把它还给了我。

“几乎没有任何痕迹，”他说，“这块表可能最近被清理过了，从而丧失了最能说明问题的痕迹。”

“你说得对，”我说，“这块表到我手里之前是进行了保养。”我心想我的同伴是在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就算没有清理过油泥，他又能找到什么呢？

“虽然检查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也不是一无所获，”他眯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说，“我断定这块表属于你哥哥，他从你父亲那儿继承的这块表。”

“你是不是根据背面的 H. W. 这两个字母看出来的？”

“是的。这个‘W’是你姓氏的首字母。这块表有 50 年的历史了，姓名首字母也同样久远。所以一定是上一代人用的东西。传家宝通常都传给大儿子，并且大儿子最有可能和父亲的名字一样。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你的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因此这块表你大哥一定用过。”

“目前为止你是对的，”我说，“但是还有呢？”

“他是一个不爱干净的人——邋遢且粗心。他本来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他对机遇视而不见，除了几次短暂的富足外，他贫困潦倒，最后酗酒而死。以上就是我能推断出的事情。”

我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在屋子里生气地跛行，内心充满痛苦。

“福尔摩斯，你这个卑劣的家伙，”我说，“我不相信你能推测出这些事。你一定是调查了我大哥不幸的过去，然后假装推断出这些事。你不要指望我相信你全凭这块旧表就知道这么多！你这样做太刻薄了，坦白讲，这和江湖骗术差不多。”

“亲爱的医生啊，”他和蔼地说，“我发誓你会原谅我的。我只是把这看成是一个抽象的题目，竟然忘了此事对你个人来说是多大的打击。但是我向你保证，在你拿给我这块表之前，我甚至从来不知道你有个哥哥。”

“那么你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实的呢？每个细节都是绝对正确的。”

“哦，那是我运气好。我只能说按照概率来说情况有可能是那样。我根本没想到会那么准确。”

“但是这不可能仅仅是靠猜测吧？”

“不，不，我从不猜测。猜测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对于逻辑推理能力来说是有害的。在你看来事情很奇怪，只是因为你没有跟上我的思路或者没有注意到用作推论的那些细节。例如我们可以从你哥哥的粗心说起。仔细看看表壳的下半部分，你会注意到不仅有几处凹痕而且到处是划痕。那是因为他习惯地把表和硬币、钥匙之类的硬物一起塞在口袋里。”

我点了点头，示意他我跟上了他的推理。

“在伦敦，开典当行的人收下一块表时，他们习惯于用针在表壳内侧刻上标签号。这样比普通标签更好，因为不会丢失或者搞混。在这块表里我用放大镜看到了不止四条数字标签。我因此得出第一个结论——你的哥哥经常处于贫困之中。而推论就是你的哥哥偶尔富足，否则他不能多次赎回这块表。最后，请你看看里面的发条钥匙孔。钥匙孔周围有无数划痕——这些划痕是插入钥匙时留下的。一个清醒的人怎么会划出这么多划痕呢？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个醉鬼那就是必然的了。他晚上给表上发条，因为手拿不稳钥匙所以留下了划痕。现在还有什么神秘的吗？”

“真是清清楚楚。”我回答，“我很抱歉对你说了那么有失公允的话。我应该相信你的杰出才能才对。我能问问你，你现在手头有什么正在调查的案子吗？”

“没有。所以我才吸可卡因。我没有脑力劳动就活不下去。不动脑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只能站在窗边观望着沉闷、凄凉、没有意义的世界。我看着青蛙怎样在大街上蹦着经过一栋栋灰暗的房子。还有比这更无聊的事吗？医生，当一个人无事可做时他的能力还有什么用呢？”

我正要开口回应他这种激烈言辞，这时响起一阵清脆的敲门声，房东哈德森太太走进来，她手里拿着一个黄铜制的托盘，里面摆着一张名片。

“先生，一位年轻女士求见。”她对我的同伴说。

“玛丽·莫斯坦女士。”他读道。他接着说：“我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哈德森太

太,让这位女士进来。医生,你不要走。我希望你留下来。”

第二章 案情陈述

莫斯坦小姐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来,举止沉稳。她是一个身形娇小、气质优雅的金发女郎,带着漂亮的手套,穿着很有品位,但是朴素简单。她身穿暗灰色和米黄色相间的没有裙边和束带的连衣裙,头戴一顶颜色相近的小帽,只有一根白色羽毛增加了亮点。她的长相既不是特别平庸也不是特别漂亮,但是她甜美可人,大大的蓝眼睛很有神。世界各地我见过的女人好像都没有她这般精致细腻的脸。我注意到当歇洛克·福尔摩斯请她坐下时,她的唇在颤,手在抖,显然她内心有抑制不住的激动和紧张。

“福尔摩斯先生,我之所以来找您,”她说,“是因为您曾经帮助过我的雇主塞西尔·弗莱斯特女士,您帮她解决了一件家庭纠纷。她对您的热情和高超技艺至今不能忘怀。”

“塞西尔·弗莱斯特女士,”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重复道,“我想我只是帮了她一个小忙。我记得那个案子很简单。”

“她可不这么认为。不过,您不会认为我这个案子也同样简单的。几乎没有什么事比我的处境更离奇、更令人费解的了。”

福尔摩斯搓着手,眼睛发亮。他坐在椅子上身子向前倾,鹰一样的脸上展示出精神异常集中的表情。“说说你的案子。”他严肃地小声说道。

“我想我在这儿会让您感到尴尬。请原谅,我失陪了。”我说着从椅子上起身要走。

让我意外的是,这位年轻女士抬起戴着手套的手阻止了我。“如果您的朋友,”她对福尔摩斯说,“能留下,他或许对我大有帮助。”

我坐回到椅子上。

“简单说吧,”她继续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曾是英国印度驻军的一位军官。我还很小的时候,他把我送回了英国。我的母亲过世后我在英国就没有亲戚了。但是我被安置在爱丁堡市一个舒适的集体宿舍里,在那儿一直住到17岁。1878年,我父亲当时是个资深的上尉,他获得了12个月的假期回来探亲。他从伦敦给我发来电报,说他已经安全到达,让我立刻来伦敦找他,给我留的地址是朗汉姆旅馆,信中充满了慈爱。到了伦敦以后我立刻来到朗汉姆旅馆。旅馆的人告诉

我莫斯坦上尉的确是住在那儿,但是前一天晚上他出去了没回来。我等了一天都没有他的消息。那天晚上在旅馆经理的建议下,我报了警。第二天早上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我们的寻人启事。寻人启事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并且从那天起直到现在,我都没得到我那不幸父亲的任何消息。他满怀希望地回到祖国,寻求平静和安慰,但是事与愿违——”她哽咽了。

“哪天失踪的?”福尔摩斯说着打开他的记事本。

“他是1878年10月3号失踪的,快10年了。”

“他的行李在哪里?”

“还在旅馆里。行李箱里没有什么能提供线索的东西——几件衣服、几本书还有许多安达曼岛的古董。他曾经在那儿当过监狱看守。”

“你父亲在伦敦有朋友吗?”

“我只听说他有一个朋友——肖尔托少校,他在印度孟买第三十四步兵团。这名少校前些时候退休了,现在住在上诺伍德。我们当然马上和他联系了,但是他甚至不知道他的战友回到了英国。”

“这是个奇特的案子。”福尔摩斯说。

“还有更奇特的呢。大约6年前,准确地说是1882年5月4日,《泰晤士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玛丽·莫斯坦女士,并且说如果她出现会得到很大好处。启事中并没有附上联系人姓名和地址。我看到广告时正在塞西尔·弗莱斯特女士家当家庭教师。她建议我在告示栏上刊出我的地址。就在当天我收到一个邮寄来的小纸盒,盒里装着一颗又大又亮的珍珠。邮包里并没有信件。从那年起每年那一天,我都会收到一颗同样的珍珠,但对于邮寄者的信息却一无所知。专家说这种珍珠很稀有,价值不菲。您自己可以看看,很漂亮。”她说着一个盒子给我们看那六颗珍珠。我从没见过如此漂亮的珍珠。

“你的陈述很引人注目。”歇洛克·福尔摩斯说,“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有,今天刚刚发生的事。这就是我来找您的原因。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您可以自己读一读。”

“谢谢,”福尔摩斯说,“请把信封也给我。邮戳是伦敦西南区的,日期是本月7日。嗯!信的一角有一个人的大拇指印,不过很可能是邮递员的手印。信纸是质量最好的那种,这种信封要6便士一捆。他使用的文具都很讲究。没有寄信人地址。‘今晚7点整文化剧院门前左数第三根柱子旁见面。如果您不放心,可以带两个朋友一起来。您是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女士,您会得到补偿的。不要带警察来。如果报警,那您什么都得不到了。您不认识的朋友。’哦,真的,这封信有点神秘。莫斯坦女士,你打算怎么做?”

“这正是我想问您的。”

“那我们最好去赴约。你和我还有——嗯,华生医生是不错的人选。写信的人

说可以带两个朋友。华生和我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了。”

“但是他愿意去吗？”她问道，表情和声音中都透露出祈求。

“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我热情地说，“我很荣幸能一起去。”

“你们俩都是大好人，”她说，“我与人交往不多，所以没有什么朋友能帮我。我6点来这儿找你们，行吗？”

“你一定要准时来呀，”福尔摩斯说，“对了，我想问一个问题。这封信的笔迹和珍珠包装盒上地址的笔迹一样吗？”

“我给您带来了。”她说说着拿出一些纸片。

“你可真是个细心的委托人。你的直觉是正确的。来，让我看看。”

福尔摩斯把纸片平铺在桌子上，一个个地浏览。“除了信之外，其他都是伪装过的笔迹，”他看了一会儿说，“但是辨别出写信人是没有问题的。看看字母e的写法，多么不安分，好像要跳出来似的，再看看字母s的弯曲方式。无疑所有的字都是同一人写的。我不想让你产生虚假的希望，不过，莫斯坦女士，这些字迹和你父亲的笔迹相似吗？”

“一点也不像。”

“我想也是。那咱们6点见。请把这些纸留给我。出发之前我可以再研究一下。现在已经3点半了。一会儿见吧。”

“一会儿见，”我们的访客说。她高兴地看了看我们，然后拿起装有珍珠的盒子匆匆地走了。我站在窗前，看着她轻快地走上大街，看着她灰色的帽子和那根白色羽毛，看着她渐渐变成人群中一个模糊的身影。

“多美的女人啊！”我转身向我的同伴赞叹地说。

他又点上了烟，眼皮无力地耷拉下来。“美吗？”他疲倦地说，“我没注意。”

“你简直是台机器——一台计算器！”我喊道，“有时候你简直不是人。”

他轻轻地微笑了一下。“最重要的是，”他说，“不要因为人类的弱点使你的判断有失公允。委托人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个元素——案件中的一个要素。感性思维不利于清晰地推理。我跟你说吧，我见过的最动人的女人为了骗取保险金毒死自己的三个孩子，后来这位残忍的母亲被绞死了。而我认识的外表最讨人厌的男人却是一位慈善家，他花25万英镑救济伦敦的穷人。”

“但是，在这个案子中——”

“在我这里没有例外。例外会违背原则。你研究过人的笔迹吗？你能从此人笔迹中看出什么吗？”

“字迹清晰，书写规整。”我回答说，“写字的人可能是个商务人士，品行端正。”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看看他写的长字母，”他说，“这些字母写得很不正规。字母d几乎写成a了，字母l写得像e。严谨的人总是让每个字母易于区分，不过这些字母倒是还能看懂。从字母k的写法能看出他的优柔寡断，而大写字母暗示

出他有些自大。我现在要出去一下。我要去查阅一些东西。我推荐这本书给你读——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书之一，温伍德·里德写的《成仁记》。我一个小时后回来。”

我坐在窗边，手里拿着这本书，但是我的心思完全不在书上。我思绪万千，想着那位访客——她的微笑、她高贵的声音、她遇到的离奇迷案。如果她父亲失踪那年她17岁，那么现在她应该是27岁——一个美妙的年龄，少了些年轻的稚气，多了些经历世事的成熟。我不禁想入非非，直到危险的念头浮现在我的脑中。我急忙走到桌旁，让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最新的病理学论文中。想想自己的条件，一名退役军医，带着一条病腿，存款少得可怜。我怎么敢想那些事情？对，她只是一个元素，案子中的一个要素——没有别的。如果我的未来是灰暗的，那我最好用男子汉气概去面对，而不是陷入虚无缥缈的幻想中。

第三章 寻找答案

福尔摩斯回来的时候已经5点半了。他很高兴、很激动，兴致极好。

“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神秘，”他说着拿起我给他倒的茶，“这些事情的发生只能有一个解释。”

“什么？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哦，还不能那么说。只能说我已经找到了一条线索，就这些。但是这非常有用，只需再补充一些细节。我查阅了《泰晤士报》的旧报纸，发现住在上诺伍德的那位孟买第三十四步兵团前少校肖尔托已于1882年4月28日去世了。”

“或许是我太愚钝了，福尔摩斯，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你还不明白吗？太让我惊讶了。你这样想想：莫斯坦上尉失踪了。他在伦敦唯一可能去探访的人就是肖尔托少校。肖尔托少校说他不知道莫斯坦在伦敦。4年以后肖尔托死了。他死后的一周莫斯坦上尉的女儿开始每年收到一份珍贵的礼物。最后她收到一封信，说她受到不公正待遇。这里的不公正待遇除了指她失去了父亲还能指什么呢？除非肖尔托的后人知道一些秘密，希望补偿她，否则为什么肖尔托死后她就立刻收到礼物呢？对于这些事实，你还有其他解释方法吗？”

“多奇怪的补偿呀！这种方式也太离奇了吧！为什么这个人现在才写信而不是6年前呢？另外这封信提到要还她公正。她能得到什么公正呢？我猜很可能她的父亲还活着。据你了解，在这个案子里她并没有受到其他不公正待遇。”

“有些难点，的确有些难点，”歇洛克·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但是我们今晚赴约将解开疑团。呀，门口来了一辆马车，想必是莫斯坦小姐。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下楼，已经4点多了。”

我拿起帽子和我最重的那根手杖，但是我注意到福尔摩斯从抽屉里拿出他的左轮手枪放在了兜里。很明显他认为我们今晚的行动会有些危险。

莫斯坦小姐带着一个黑色斗篷，虽然她敏感的脸庞保持着镇静，但有些苍白。如果不是为这个奇怪的案子操心，她一定表现得更美。她自制力很强，很好地回答了歇洛克·福尔摩斯提出的另外几个问题。

“肖尔托少校是我父亲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她说，“父亲在信中常提起他。他和我父亲一起在安达曼岛指挥军队，所以他们总在一起。顺便提一句，我在父亲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没人能看懂的怪信。我想这封信会有用，您或许愿意看一看，所以我带来了。在这儿。”

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打开信，把它摊平在膝上。然后他用放大镜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一遍。

“信纸是印度产的，”他说，“这封信曾被钉到木板上。上面的图是一个建筑平面图的一部分，那是一栋有许多大厅、走廊和通道的建筑。有一处画了一个红色的小十字，十字上方用铅笔写着‘左3.37’字样，字迹已经褪色。左上角有一行奇怪的图形，就像四个十字连成一行。除此之外还有一行潦草的字：‘四人签名——乔纳森·斯茂、穆罕默德·辛格、阿布都拉·汗和多斯特·阿克巴尔。’不，我想我还不知道这四个名字在整件事情上代表着什么。但是这封信显然是很重要的文件。它被小心地夹在记事本里，因为信的正反面都很干净。”

“信确实是在记事本里发现的。”

“那么，莫斯坦小姐，请好好保存它，因为它或许对我们有帮助。我现在觉得这个案子的结果可能比我先前预想的更复杂、更微妙。我必须重新考虑我的思路。”他斜靠在车厢里。我从他下垂的双眉和茫然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正在专心思考。莫斯坦小姐和我低声地聊着这次赴约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我的同伴一直在思考，直到我们到达目的地。

那是9月的一个晚上，虽然还没到7点，但是天已经黑了，毛毛雨似雾气般笼罩着整个城市。黑压压的乌云悬在天空中，地上是泥泞的道路。我们到了斯特兰德大道，路灯被薄雾笼罩着，发出微弱的光。商店橱窗的黄色灯光透过潮湿的空气，映在拥挤的大道上。我觉得我们掠过无数如同鬼魅一般的面孔——或悲伤或快乐，或憔悴或幸福。所有人都一样，从黑暗到光明，再从光明回到黑暗。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但是黑夜的阴沉加上这个案子的离奇，让我感到心情紧张、情绪低落。从莫斯坦小姐的举止中我能感受到她和我的心情一样。只有福尔摩斯不受环境的影响，他打开笔记本放在膝上，用手电筒照着，不时地记下一些细节。

到了文化剧院,只见侧门聚集了很多,无数二轮马车和四轮马车停在门前,西装革履的先生和打扮亮丽的小姐们从车上走下来。我们费了好大劲才靠近了第三根柱子——约定的碰面地点。这时一个马车夫打扮的男子和我们搭话了,此人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动作干净利落。

“你们是莫斯坦小姐和她的朋友吗?”他问。

“我是莫斯坦,这两位先生是我的朋友。”她回答。

男子用敏锐的目光疑惑地打量着我们俩。“小姐,请原谅我,”他有些固执地说,“我希望你保证你的两个同伴不是警察。”

“我保证他们不是。”她回答说。

他吹了一声口哨,叫来一辆四轮马车,然后他打开了车门,请我们上车,我们进了车厢。还没等我们坐稳,马车就飞快地向浓雾弥漫的大路驶去。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奇怪,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处理一件未知的事。我们所受的邀请也许只是一个恶作剧——简直不可思议——或者如我们相信的那样,有重要的问题等着我们处理。莫斯坦小姐的状态还是一如既往地坚定。我试着讲一些我在阿富汗的往事让她开心。但是,说实话,我由于太激动也太好奇了,以至于说话有点语无伦次。直到现在她还嘲笑我说那天我告诉她黑夜中一只步枪如何向帐篷里窥视,以及我如何用一支双筒老虎向它射击。坐在车上,起初我还知道我们行进的方向,但是车速很快,雾很大,我对伦敦的地理状况也了解不够多,我很快迷失了方向,只知道我们似乎走了很长的路。但是歇洛克·福尔摩斯不会搞错,马车驶过广场或辗转于大街小巷时,他总能报出它们的名字。

“这是罗彻斯特大街,”他说,“现在到了文森特广场了。现在出了沃克斯豪尔大桥街了。显然我们现在正前往萨里区方向。是的,正如我所料。现在我们在桥上了,你可以看见河水。”

我们确实能看到泰晤士河的水在流淌,宽阔的河面映着路灯的光,波光粼粼。我们的马车一直向前冲,很快驶入河对岸错综复杂的街道。

“沃兹沃斯路,”我的同伴说,“修道院路、云雀廊巷、斯托克维尔广场、罗伯特街、冷巷。我们要去的地方似乎不是繁华地区啊。”

确实,我们来到一个阴森可怕的地方。一排排灰色的砖房并排站立,只有马的嘶鸣和街角几个装饰庸俗的酒吧打破单调。然后经过一栋栋前面带小型花园的二层别墅,然后又是无穷尽的新砖房。最后马车停在一个大院的第三栋房子前。其他的房子都没住人,其实我们停车的这栋房子也和其他房子一样黑,只是厨房透出微弱的灯光。但是,我们敲门后,立刻有一个印度仆人开了门。他头戴黄色帽子,身穿肥肥大大的白色衣服,系着一条黄腰带。一个东方面孔出现在一个三流郊区民宅门口,这很不协调。

“老爷等你们呢。”他话音未落,便听见屋里有人尖声说话。“管家,带他们来

见我，”那个人嚷道，“直接带他们来见我。”

第四章 秃头男人的故事

我们跟着这个印度人走进一个破烂的普通走廊，这里的灯光很暗，装饰也很简陋，一直走到右边的一个房间，他打开了房门。屋里黄亮的灯光照在我们身上，屋子里站着一个笑容满面的男子。他脑袋很大，脑袋周围有一圈红头发，中间没有头发露出光亮的头皮，就像冷杉树林环绕的一座山峰。他站着，两手交叉在一起，看起来性情古怪，一会儿微笑，一会儿又闷闷不乐。他天生嘴角下垂、一排黄牙参差不齐，所以不停用手去遮掩脸的下半部分。虽然他的秃顶很扎眼，但是看得出他年龄并不大，也就三十多岁。

“莫斯坦小姐，欢迎光临，”他用细尖的声音重复说，“两位绅士，欢迎光临。请进到我的小书房来。小姐，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都是按我喜欢的风格装潢的。这里就像伦敦南部艺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看到这间书房的装潢我们全都很吃惊，它在这栋破旧的房子里看起来是如此突兀，就好像在烂铜板里镶嵌一颗上好的钻石。墙上是最华丽的帘子和挂毯，屋里到处是名贵的画和来自东方的花瓶。琥珀色与黑色相间的地毯又软又厚，踩上去就像踏在松软的床上一样舒服。铺在床上的两张大虎皮和摆在角落的大水烟袋更增加了这种东方的奢华感。屋顶中央一根几乎看不见的细金线吊着一盏样式别致的银罩灯。房间里弥漫着微微的芳香。

“我的名字是萨迪厄斯·肖尔托，”这个矮个子男人说道，脸上还是带着古怪的微笑，“你一定是莫斯坦小姐吧。这两位先生是——”

“这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这位是华生医生。”

“哈，一位医生？”他很兴奋地喊道，“你带听诊器了吗？你愿意给我诊断一下吗？我怀疑我的心脏有些问题，如果你愿意给我看看那就太好了。虽然我的主动脉没什么毛病，但是我应该让你检查一下我的心脏二尖瓣。”

我应他的要求给他听诊，但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其实他只是有些过于恐慌，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听起来还不错，”我说，“你没必要担心。”

“莫斯坦小姐，请原谅我，”他轻轻地说，“我真的很苦恼，我怀疑我的心脏有问题很久了。我很高兴得知没有什么问题。莫斯坦小姐，如果你父亲不让自己的心脏承受那么大压力，那他或许能活到现在。”